



赫爾岑文學

辛未艾譯

赫尔岑論文学

[俄] 赫尔岑 著

辛未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А. И. Герце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根据苏联《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руд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том 2, 1955 版本, 并参照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版本編譯

赫 尔 岑 論 文 学

原 著 者 赫 尔 岑
翻 译 者 辛 未 艾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1 字数：98,000

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6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8·1995

定价：(九) 0.56 元

簡論赫尔岑的文学觀

亚历山大·伊凡諾維奇·赫尔岑誕生在一八一二年，正当拿破侖侵犯俄国的前夕，也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十三年；他是在一八七〇年，也就是巴黎公社起义前一年去世的。这是一个在俄国国内国外都产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伪善的沙皇亚历山大依靠庫图佐夫的英明的指揮，依靠普通人民出身的兵士的英勇，打败了拿破侖侵略軍。人民滿以为胜利后的俄国該有一番政治上的革新，但是沙皇統治集团“答謝”人民的是加紧的鎮压。于是十二月党人举行起义了。十二月党人虽然都是貴族的子弟，他們当时还只是孤軍作战，还没有想到要和广大人民結合起来，因此遭受了失敗，但是他們对于当时知識界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赫尔岑就是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教育下长大的。赫尔岑常常以十二月党人的事业的繼承者自許。当他知道沙皇尼古拉殘酷处罰十二月党人时，他就憤怒地叫喊：“要給被处死者报仇”。

列宁十分重視赫尔岑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紀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写道：“我們紀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階級。起初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

的。他們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們的事业沒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①

赫尔岑对沙皇政权、农奴制度充满无比的憎恨，一八三五和一八四〇年两次流放生活使他对黑暗的沙皇俄国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很早就接触当时的最先进的思想。他在莫斯科大学里和奥格辽夫創立了研究社会主义与政治的小組。“他領会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他懂得辯証法是‘革命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②他无情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同时也反对把思想当作机械运动和化学过程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譏笑这种唯物主义“想把头脑变成一种被动的容器，一面特殊的鏡子，这面鏡子絲毫不改地映出事物对象，这真是愚笨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他主張把唯物主义和发展观念結合起来，把自然科学和哲学結合起来，把理論与实践結合起来。他在早期哲学著作《自然研究通信》中就說：“哲学沒有自然科学不行，自然科学沒有哲学也不行”。“哲学是各种不同的科学的統一；各种不同的科学汇流入哲学，它們是哲学的养料”，赫尔岑认为，不以种种个别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哲学，只是一种幻影。赫尔岑还解决了思維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不是自然界从思想中产生，而是思想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产生。又說，“思維的历史就是自然史的繼續，撇开历史的发展，不論对人类，不論对自然都无从理解。”

在社会政治的观点上，赫尔岑不但认为必須推翻沙皇制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八卷第十五頁。

② 同上书，第十頁。

度，而且在俄国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就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猛烈攻击西欧资产阶级制度，他揭露资产阶级既没有伟大的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前途。老百姓饿得要死，他们却身财两发；人民武装起来去粉碎敌人，他们却趁这个机会投机倒把。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疯狂屠杀更使他理解到资产阶级要比封建统治者更阴险毒辣。赫尔岑还在当时就看出美国资产阶级文明的腐朽堕落。他指出，他所万分痛恨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化所包含的性质，同样也是美国现实所固有的。他在《往事与沉思》中公开宣称：“……美国式生活使我反感”。赫尔岑还坚决反对黑格尔所谓普鲁士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产物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种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他也坚决反对主张全人类泛爱的哲学家。他说：“你们该要求的不是对人类的愛，而是去憎恶所有横在路上、阻碍前进的东西。现在已经到了用一根粗绳把所有反对发展和自由的敌人捆缚起来，象这些敌人捆犯人那样把他们捆缚起来的时候了。”

赫尔岑认为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他在《来自彼岸》中这样说：“问题已经变成这样，除了斗争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两者中间只有一个可以留存下来——不是君主政体就是社会主义。……谁更有获胜的机会呢？我敢打赌是社会主义。”

但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落后，由于赫尔岑和工人运动的远离，正象列宁所指出：他“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①因此他并没有把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八卷第十頁。

跟一般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区别开来，也看不清无产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①。他希望在推翻沙皇制度后，通过农民村社达到这种社会主义。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他曾一度陷入悲观和怀疑。

但是列宁指出：赫尔岑在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他的精神悲剧，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花言巧语宣扬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的俄国自由主义空谈家中的骑士们没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主义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主义在一八四八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主义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它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②

随着农奴解放的骗局日益败露，农民的反抗和起义日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八卷第十一页。

② 同上书，第十至十一页。

高漲，國內的政治鬥爭的越來越激化，赫爾岑終於逐步克服了他的懷疑、悲觀和動搖，轉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他和奧格辽夫合編的《警鐘》，成為他和沙皇政權直接開仗的論壇。他号召俄國的勞動者和受苦的人們，不要相信沙皇和主教，“沙皇是和他們一道的，他們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他也无情地揭穿自由主義想掩蓋事件本质的一切勾當：“剝下假面具！与其去欣賞偽造的人道主義以及卑躬屈膝的自由主義，倒不如去看看野獸的牙齒和狼的嘴臉。”

在赫爾岑逝世後所發表的《致老同志書》，也就是他和馬克思主義凶惡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宣布決裂的几封信，是他社會政治思想發展的最重要的標志。赫爾岑在這篇新的書簡體論文里，提出了經濟變革對宗教和政治革命的巨大影響，認為“經濟問題是屬於物質規律”的問題；談到了革命先鋒隊的先進思想能夠推動人民大眾自發的運動；“個人是由環境和事勢所創造的，但是事勢也是通過許多個人而實現的，並且在其本身帶有他們的烙印”；他還提到階級是社會分工的結果，比起原始社會來是發展了一步，而“消滅階級則是更大一步的前進”。雖然赫爾岑在和巴枯寧宣布決裂時所發表的觀點和科學社會主義還大有距離，但是這些觀點已經可以證明：“他的視線並不是轉向自由主義，而是轉向國際，轉向馬克思所領導的國際，轉向已經開始‘集合’無產階級‘隊伍’、團結‘拋棄了不勞而獲者的世界’的那個‘勞工世界’的國際！”^①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十八卷第十一頁。

赫爾岑的知識是異常豐富的，在他的文章中往往涉及許多方面的問題：哲學、宗教、社會、政治、文化等等。他很少作為單純的文學批評家而出場，因此他幾乎沒有專門為了美學問題而寫的文章。但是在他的許多不同的文章和書簡中卻可以發現許多關於文學和藝術的精辟的見解。這些見解匯集起來，就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赫爾岑的文學和美學觀點是和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哲學觀點密切聯繫的。他的文學與美學觀點是從唯物主義哲學、革命民主派的世界觀出發的。他十分重視文學藝術的社會歷史的條件，他認為藝術是由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它反過來又給社會生活以影響。還在一八三四年時，他就提出“文學與政治是不可分的”這個主張。他說藝術與政治不可分，當然不是把兩個範疇等同起來的意思，而是要求文學發揮更大的作用。他要求文學應該成為革命的講壇。他在《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中曾經說：“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唯一的論壇，可以從這論壇上向公眾訴說自己的憤怒的吶喊和良心底呼聲”。他還認為劇場也是一種講壇。它可以解決，至少是議論當代生活中的迫切問題。這種認識在當時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的，它給文學展開了廣闊的活動天地，提高了文學的戰鬥、教育作用。

赫爾岑是從發展的观点來觀察文學藝術的演變的。他認為，藝術是隨着社會要求的改變而改變的。他在《科學中的一知半解》中，以抒情之筆，描述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這裡主要是指中世紀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嬗遞關係。他雖然還沒有掌握唯物地理解歷史的本領，還不能揭示新思想與新

理論所以产生的真正的历史原因；但是他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任何現象，都應該历史地对待，在当时是自然而真实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是衰老而不合时宜的了。要回答当代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要求，需要有新的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古典艺术，这是古代世界的产物，反映着人类幼年时代的世界观。古典艺术崇拜自然，相信生存是最高幸福，歌頌美，同时又相信大自然是受必然律所支配的，神秘的造物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相信經驗所得的知識；而浪漫主义則是在中世紀发展起来的，它蔑視一切可以感觉的、物质的东西，在它看来，精神和物质并不是和諧地发展的，总是处于斗争的状态，大自然是謊話。古典艺术的特点是明朗，富于现实性；而中世紀的浪漫主义，赫尔岑則认为也有这样的优点：它深刻地表现了人的精神生活，重視人物的个性。不象古典艺术只表现人物的共性。但是赫尔岑覺得，不論前者，不論后者，都只是对它們那个时代具有意义，它們都无法回答新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有一种新的傾向穿过它們而出現，“它一方面承认它們两者，一方面又排斥它們”。它吸收了它們两者的长处，“然而可不是机械的混合，而是一种化学产品，各构成部分的特征已經在其中消灭了，正象結果由于发挥了原因的作用，就把这些原因消灭”一样，旧的傾向不但在新的傾向中找到了归宿，而且还找到不朽。这种新的傾向“专心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专心于社会問題，专心于科学”。赫尔岑把这种新傾向叫做现实主义，他认为米凱朗吉羅、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就是这种新傾向的代表。他认为艺术的深思應該跟热爱生活結合起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應該和作品的思想性

以及坚定的目的性有机地联系起来。他歌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打败中世纪观点中所取得的胜利。他在《自然研究通信》中，说：“在科学中打败中世纪观点，没有象艺术方面所获得的胜利那么宏伟，那么完满：拉斐尔、提香、科勒佐促使二元论无法在美学中生存”。赫尔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这些文章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下的，有的立论还有抽象化的因素。但他所指出的，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应该出现新的艺术倾向，这种倾向应该吸收、融合旧倾向的长处，这一点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赫尔岑十分重视世界和俄国文学艺术中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他一再谈到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乔治·桑这些作家。他指出：莎士比亚“好象铁箍一样”，“抓住了”“自古以来已经在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的东西”；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达到了这种境界，在他身上反映了“怀疑和沉思的时代”。赫尔岑又用抒情的口气说：“凡是在席勒的戏剧的美妙的形象中所包孕的东西，凡是通过歌德的歌曲所迸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容易理解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他热烈赞美乔治·桑的作品，说她的《贺拉斯》是一部“充满艺术性”，“在意义上也是深刻”的巨著，因为女作家刻划了法国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个渺小而自私的，追求强烈的热情，追求丰功伟业，一旦要动手实行，就完全一蹶不振的典型人物。他指出十九世纪法国有名女演员拉雪尔在演唱《马赛曲》中所以带有悲痛愤慨的音调，“令人感到压迫”，这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疯狂屠杀法国人民的反应。就是大仲马，赫尔岑也为了他在历史剧中反映了一八四八年的现实，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关于俄国文学方面，赫尔岑同样也是从那些和反映社会生活以及革命斗争相联系的观点着眼的。他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考察了俄国文学如何在革命思想的直接间接的影响下，逐渐跳出模仿的境界，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中，赫尔岑特别重视馮維辛、拉吉舍夫和雷列耶夫的作品。他指出馮維辛的諷刺剧结束了充满“护教精神”的俄国宫廷文学，“看出了事物的内幕”，“痛苦地嘲笑了这个半野蛮社会”。又说，雷列耶夫的革命诗歌一直传诵到了穷乡僻壤，“给俄国文学添上一股它以前所没有，稍后也没有的毅力和勇气”；而拉吉舍夫的《旅行记》在叶卡德琳娜女皇心目中则是又一次普加乔夫的暴动。

赫尔岑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评价，更是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他强调说：“普希金一出现之后，就成为不能缺少的了”，“人们阅读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感到兴奋，但是普希金的作品却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俄国人都人手一册的，他终生都要反复来阅读”。赫尔岑驳斥了认为《奥涅金》是拜伦作品的模仿的说法。他说：《奥涅金》这部作品吞下了普希金的大半生，它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痛苦的岁月里成熟的，这种自传性的作品，竟是模仿吗？他还把普希金和拜伦作了对比，历史地具体地描绘这两个伟大诗人创作上的特点，指出普希金虽然了解文明人的许多苦难，但他相信未来，能够体会俄罗斯人民的坚强的力量；他的诗歌是保证和安慰；他的脑子里怎么想，就把它怎样写出来。沙皇的御用文人们为了贬低普希金的意义，不是说普希金是个模仿者，就是拿他跟一些平庸的作家等量齐观，赫尔岑对普希金的评

价,在当时是起重要作用的。

赫尔岑在分析果戈理作品的时候,特别强调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两种不同生活环境对作品内容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说,象塔拉斯·布尔巴这样剽悍的英雄,象《旧式的地主》这样善良的老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天空下就不可复见了。他虽然还是笑,甚至比以前还笑得厉害,可是这已经是另外一种笑了。这里,赫尔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首先是生活决定文学的动向,不是作者的主观随便决定生活的趋向。果戈理的笑的性质的改变,他的目光的越来越凝炼,越来越深入,只有从生活本身才能求得解答。

象别林斯基一样,赫尔岑也赋予讽刺文学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以巨大的意义。他对讽刺文学有高度的要求。他通过对《死魂灵》的分析,证明作家的无情揭露应该和积极肯定的理想密切结合起来。

赫尔岑同时也强调俄国文学中的人民性。赫尔岑相信,信仰人民,信仰将来就能够使作家在描写现实生活中达到诗意的、无可非议的真实。他还认为,“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越是强烈地体会他当代的悲哀和问题,那么在他的笔下,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的表现。”他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探讨和评价一切文学作品中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度的。他在谈到乌克兰女作家伏夫巧克所写的反映乌克兰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时,指出,“在彼得堡的沼泽中,在莫斯科的尘土中,可不会生长这种棚树上的花朵”,因为这位女作家是和乌克兰的受迫害的农奴血缘相连,以他们的痛苦、欢乐为自己的痛苦、欢乐的。

赫尔岑不仅认为，艺术家应该反映社会生活，成为生活的观察者，刻划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创造地体现伟大的社会现象的所有丰富性和美。同时还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会在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赫尔岑对文学艺术抱着这样崇高的要求，因此他激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无情地嘲笑了资产阶级的艺术。他认为，资产阶级没有伟大的过去，也没有将来；资产阶级的艺术也是卑微庸俗的。他以十九世纪法国通俗喜剧作家斯克里布为例，揭穿了资产阶级艺术庸俗腐朽的本质，资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臭味相投的丑态：一个竭力迎合资产阶级的脾胃，给他们的脑后添上光轮；一个则在这种作家的作品中认出自己的“理想”，被其中的“诗意”所“感动”。

赫尔岑的文学美学观点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美学理论遗产中占有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他的观点中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积极作用的深刻认识，等等，也是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一样，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借鉴的。

譯 者 一九六二年四月

目 次

簡論 赫尔岑的文学观	III
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的意义	1
俄国进步文学的特点,它和解放运动的联系, 俄国现实主义	52
文学的倾向	99
創作过程,语言和风格,自傳体风格的特征	127

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的意义

人类是在这两个方面:在公民的世界以及在审美的世界、在实际的世界以及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发展的。但是这两个部分也象那些冲刷了天堂中清彻的河谷的奔流一般,从一个源头、从创造人的地方流出来,流到一条神圣的恒河。因此,我们觉得文学和政治生活同样也是不可分的。公民生活动态就是具体化的文学,反过来,作为人民之声的文学,则是人民生活方式的表现。

摘自《杂志的纲领与出版计划》,一八三四年。
苏联科学院版《赫尔岑全集》第一卷,五九頁。

在上世纪末的法国,没有时间写作和阅读长篇小说:当时热中的是史诗。然而一旦法国在波旁的怀抱里安顿下来的时候,她就有充分的闲暇来写作随便什么东西了。您知道不知道沉醉之后是怎么一番情景?是这样的情景:头脑里很空虚,胸部也很空虚,勉强用力才能把头抬起来,呼吸困难。法国在一八一五年以后也是这样的情景;①人们在喧闹的酒神祭以后,在赌博与决斗之后,终于在自己房间里觉醒过来了。这时候 farniente (无所事事) 这种漫无边际的要求势必得到发

展，这种无所事事和东方的无为精神一点都不相象——无为精神的基础是对自己抱着神秘的信仰，而在灵魂深处却只有绝望、后悔。法国人开始要学瓦尔特·司各特的样写作长篇小说——但却并不成功。年青的法国对瓦尔特·司各特也象对待威灵顿②和那一套托利主义③一样，也很少能够表示共鳴。因此法国人就以另一种更深刻的倾向来代替这个倾向；这里就出现了这种人类心灵的分析解剖；社会机体上那些致命创伤就在这里受到揭发，于是长篇小说就变成心理議論了。

摘自《霍甫曼》，一八三四年。

《赫尔岑全集》第一卷，六九至七〇頁。

一个偉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起影响，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摘自《第一次会見》，一八三六年。

《赫尔岑全集》第一卷，一一七頁。

羅馬的历史对青年人的心灵也是有影响的，正象长篇小说

-
- ① 一八一五年拿破侖帝国再度垮台，在第二次王政复辟之后，波旁王朝统治了十五年之久。
 - ② 威灵顿(1769—1852)——英国統帥，极端的保守派。
 - ③ 托利是英国的保守党。